

續唐書

卷五十至卷五十八
諸臣傳下

續唐書卷五十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
 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
 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補寶雞令長興初從儼
 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吳召
 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
 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制
 詔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



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繁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烈祖納其言元宗在藩邸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而以不附宋齊邱故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

以自重除戶部尙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巳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得少瘥召爲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才逾月齊邱黨與俱敗元宗歎曰夢錫平生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邱輩姦邪不可用元宗曲爲辨解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

續唐書卷五十一
一
爲墟矣元宗不荅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公卿在坐有言
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笑曰汝輩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
自爲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往往喑鳴大咤
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旣沒皆以正人許之雖
仇讐不敢訾也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
家廣陵父可求爲吳相續年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
遷秘書郎尙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恪歷兵部侍郎尙
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尙書中書侍郎時宋齊邱專國
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數言齊

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惟嚴續中立然才短
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於續續善遇之而
不盡用其言卒爲黨人所排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
州刺史江文蔚揚言於朝曰嚴續國之勳戚位爲大臣今
以不附檢邪橫遭斥逐餘可知矣於是羣黨迫公論召還
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已又出爲奉化軍節度使數年
仍入知尙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割地後罷爲少
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立改司空同
平章事續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
不能稱職或作螭蟹賦以譏之是時以軍興百官政事往

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因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續以少貴倦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砥勵儒業子若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絕晚歲尤屈身下士壽春劉奐性方言直續薦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性豪舉尙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

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游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尙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景遂不

以爲忤待之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
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徒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日
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
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并力敵何足
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
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退朝歎曰吾忝廷
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一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
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
遣之日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
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

子後主卽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
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
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注太元未成
卒年六十一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旣就
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
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
好游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諍使諸
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
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敎棄仁義者猶未革

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節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
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
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
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
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
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
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
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以誤
餌丹丸病卒

蕭儼廬陵人甫十歲以童子擢第及長授秘書省正字烈
祖初歷大理寺除刑部郎中以平允稱昇元格盜物直三
緡者處極刑時豪民甲曝衣篋庭中俄失去衾服直數十
千疑鄰民乙竊之白邑令誣服爲盜詰其贓則云鬻市中
蓋不勝楚掠也已將行刑呼寃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覆
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領因齋沐禱於神翌日忽雷雨
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衾服固牛所噉
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儼聲大著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
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
月及聞遺詔卽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福
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賤至是

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與人仰德澤柰何欲使鬻子女資豪家役使乎大臣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旣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方以豪侈相尙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爲家父

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百尺樓召近臣入視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爲舒州判官孫晟爲節度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曰僕以言

續唐書卷五十一
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僕
乎反見防何也晟慚卽撤去俄召還爲大理卿後主嗣位
數與嬖倖弈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日
汝欲效魏徵邪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
罷弈及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五
述曰夢錫才學優長續性度嚴正言論侃侃不附私黨中
主業已深知而屢加貶黜使不得大展勳猷何邪二張與
儼皆直言骨鯁之臣足爲朝廷生色矣

續唐書卷五十一終

續唐書卷五十一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字君章博學工屬文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
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
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
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謨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遂
爲一代紀綱元宗嗣位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命爲工
部員外郎判大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稱爲精
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

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己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私自恩罰以退小人不私自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徬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越職況非御史孰

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甲戈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

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

已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嘩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在岑一言先帝卑官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

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赦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柰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臨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

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己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己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爲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

續唐書卷五十一
銜其言執政者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
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李貽業廣陵人故唐平章事蔚從會孫父戴唐末第進士
奔吳爲起居郎卒於官因家廣陵貽業昇元中爲翰林學
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晟
草遺制貽業奮然曰此必姦人詐爲者大行皇帝會謂婦
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
著聞今何忽有此言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皇
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知
勁草於卿見之獎勵有加焉保大中進兵部尙書卒謚曰

簡初戴爲人簡率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
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
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壺尊曰本用相待酒興
忽來自傾之矣其疏豁類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薄游湖湘時邊鎬下湖南遂
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游潭州伏見節度
使邊鎬初非將材遇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
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至
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
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

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人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蓋無愧骨鯁臣云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諛己而匡舜特率真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常詔公卿舉可親民者

意齊邱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舍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鎮洪州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等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橋皮脯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後主十二年卒年七十五

謚曰貞

張泌事元宗爲句容縣尉後主嗣位國事日非泌憤之上書數千言略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不祚中否烈祖紹興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日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日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日明賞罰以勸善懲惡四日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日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日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日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日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日節用以行克儉十日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

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豪釐之善必爲密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培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思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仰膏雨願陛下勉強行之臣死罪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荅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於

七

述日文蔚抗疏四凶直言不諱足以大快人心宜乎傳寫

彈文一時紙貴也貽業力沮監國匡舜極諫親征俱切中要害無愧名臣泌之宿陳十事筆罄千言幾於痛哭流涕卽漢賈生之治安策何以異是其如後主之不用何哉

續唐書卷五十一終

續唐書卷五十二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十八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仕明宗至安州節度使石敬瑭起晉陽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少常事契丹娶契丹女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陳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

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居無何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之謂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曾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爲異事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明宗爲廝養以戰積功至龍武節度使罷歸入晉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素戇直不耐煩劇中門使胡漢榮貪戾用事失軍民心石敬瑭徵漢榮還京師金全將護不遣敬瑭疑金全有異志乃以馬全節代之召金全還將有處分金全懼遣從事張緯奉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迎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之泌州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等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乃還晉將安審輝追及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陳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

續通志卷五十一
州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叛漢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
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
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
爲沿淮巡檢使出師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
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邪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耳
於是乃止嘗耀兵淮上與諸將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
百竝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
斬及莫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
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
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

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
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明宗爲陳州刺史入晉爲密州刺史
契丹入中原暉與棣州刺史王建俱南奔元宗遣使具舟
楫迎之將至念本亂卒懼不爲人所容欲赴秦淮河求死
舟人急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
都虞侯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
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
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
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主親帥師盡銳攻

續唐書卷五十一
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
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無所歸
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逾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
周主曰吾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
自若日暉自卒伍起兵佐明宗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
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者乃南北勇怯不敵耳
周主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
刺史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指揮使時諸老將多死
亡繼勳年尙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拜大將軍資產優

贍名園甲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宋師薄城
繼勳保惜富貴無効死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
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
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
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內結傳詔使一切閉塞及後
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徧四郊始大駭失色誘繼勳入
宮責其流言不用命狀遂以屬吏方出官門軍士雲集鬻
割之頃刻而盡

孟堅始事閩王延政爲建州裨將驍勇多智略延政與曦
有隙堅知其必敗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降焉文

徽卽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軍中吳越援兵自海道至沮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使得平地必致死力豈復可勝延魯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宏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時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隨伐閩援兵不至亦戰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死事多不錄哀哉

陳誨字巨訓建安人始生數月卽能馳走父異之因名之阿鐵及長矯捷有勇力時人呼爲陳鐵事閩王延政爲將

保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傳其城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於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數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建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與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於江中誨素善水投入江鑿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於江面吳越兵驚潰乃大敗之擒其將馬

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
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僞迎文徽傳令入
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
寡信未可速進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
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料
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誨全
軍還劔州獻馬先進於金陵釋鄭彥華用爲將福州兩交
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獨有功號名將遂遷建州節度
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常破福州兵於南臺江
軍聲大振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周師入

淮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在鎮十餘年多薦舉儒學
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疾求罷朝論難
其代乃以其弟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
慰勞是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
惟誨之宗族益盛子弟悉至顯官當世無不榮之德誠少
好學才兼文武有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詣泉建
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才略可用因命德誠引
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
少挫鋒銳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擢和州刺史
有政績後與叔父謙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爲虎事閩爲裨將軍中謂之林虎兒與陳鐵齊名閩亡未有所遇會周師攻淮南元宗遣使至建州募勇士潘承祐薦之拔爲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寨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肇仁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鼓譟乘之遂敗仁肇獨乘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歸及割地元宗以爲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仁肇密言於後主

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荆湖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淮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兵起日請以臣舉兵外叛爲名事成國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以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而不從時皇甫繼勳朱令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宋回擿使言仁肇密通於宋已爲築大第并縣其畫像以待其至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間也使

人持醜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醜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爲陳喬所器重至是

續唐書卷五十一終
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傷悼者累日
述日文進金全及暉以北人歸南宣猷奏績而文進折簡
下士金全料敵全師暉舍生取義皆以忠蓋報國可謂完
人矣堅誨仁肇皆閩之故將先後來歸効功軍旅或以疆
場効命或以忠義善終或以反間致死而全歸則一也暉
子不肖誠爲可惜豈若誨子披堅陷隊克振家聲哉

續唐書卷五十一終

續唐書卷五十三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十九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士烈祖代
吳進兵部尙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
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靡間以蔭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
甚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
宗憂蹙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乃
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
旣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陛下有陛

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皆斥喬與齊邱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伐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解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爲之主也及兵圍金陵宋遣

進奉使江國公從鎰授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乃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常語後主勢雖迫蹙臣節故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款命喬與清原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雷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縛金帶與之日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

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咸以爲喬魄不泯云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間及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稱旨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後主吝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喜老莊家言常作文一篇以擬莊周後主十二年更官名爲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

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旣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朝廷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使家國悒悒如日將莫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

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諸臣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并使收佑佑聞命自殺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

廖居素將樂人歷仕烈祖元宗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之死不忍

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伍員屈原盱江李觀爲之傳

孫晟高密人初名鳳又名忌篤學善文辭尤工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進士類修邊幅尙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蹈繩墨遂棄去渡河客趙魏間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爲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復爲朱守殷判官守殷伏誅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安岸捫敝衣齧蝨追者乃舍之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喑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

續唐書卷五十三
四
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
坐定辨論風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
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
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
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二
卒求殺晟不得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
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
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
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爲司空使周奉表
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

也旣行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尙書王崇質曰吾行必不
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耳已而周人以樓車載晟於
壽州城下使招劉仁瞻仁瞻望見晟戎服拜城上晟遙語
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詰之晟曰晟爲唐大
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晟會暑雨班
師晨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每召見
必飲以醇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周將張永
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間可
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多斥瀆反間之言由是
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正色請死無撓

辭又問江南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請自盡晟神色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而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報遂自盡從者二百人皆誅死於東廂國事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劉仁瞻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爲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吳主女貴於其國仁瞻其季子也性輕財重義略通儒術好兵書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人爲龍衛軍都虞侯拜武昌軍節度使元宗伐楚仁瞻帥州師克巴陵

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湘戍兵潰歸楚地復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害徙仁瞻爲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瞻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瞻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是時率兵拒周帥李穀者爲神武統軍劉彥貞穀戰敗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麾兵而進仁瞻以爲敵狃我也獨按兵城守而勸彥貞勿速戰彥貞不聽果敗

死仁瞻乃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斬獲無算周主至壽州則圍之數匝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牆壁皆動援兵屢敗仁瞻意氣彌壯覘周主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瞻素善射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周主命移胡牀進前箭復遠數步而墮仁瞻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邪吾有死於此耳周主使人來言曰知公忠義但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皆不從會暑雨周主乃還楊秦滁和舒蘄諸州皆復固守周兵戍守渦口定遠亦皆襲破之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齊王景達

以兵數萬來援列寨紫金山下仁瞻出師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兵力頗屈仁瞻屢請乘機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其少子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由是士卒皆感泣誓以死守保大十五年周主復親征耀兵城北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爲仁瞻書以降周主命鼻仁瞻不至帳前撫勞嘉歎拜爲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瞻不受命而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卒時晝晦雨沙

續唐書卷五十三
如霧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元宗聞而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忠肅加封衛王
述曰喬以拒命投繯佑以抗疏自盡居素以憂危沈井晟賢所謂成仁取義雖死而凜凜然有生氣也仁瞻既爲忠臣其妻亦爲烈女足以愧當時人臣之稽首馬前甘事二姓者矣

續唐書卷五十三終

續唐書卷五十四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二十

張彥卿不知其鄉里或以其名爲彥能保大末爲楚州防禦使周師南侵其鋒甚銳旬日間連破海泰二州及靜海軍元宗下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周主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遺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聲如雷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陷彥卿猶列陳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

卿取繩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鄭昭業等于餘人皆死之無
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周主怒盡屠城中諸民焚
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嘉彥卿忠詔贈侍
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亦固守聞
楚州陷乃降

張雄或云姓李淮南人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
周師謂之義兵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
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爲統軍使
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
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雄乃糾兵東下

以救之至溧陽猝遇宋師遂與宋將田欽祚戰失利與其
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
國人哀之

胡則不知其家世保大末爲軍校後主立進爲諸軍使未
幾官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
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欵則獨
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
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
能從我死忠義平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明德等大譁入
攻彥賓彥賓懼逃匿檐雷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

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瞻爲壽州裨將累年盡得其城守方略於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不可破屢遣使招降則誓死不從圍城及三年翰軍死傷者無算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一日則怒饗人鮓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暴骨滿地柰何以一食殺士卒邪乃舍之是夜饗人縋城走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饗人引宋師攻之城遂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猶多死則僵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

何怪也卽鼻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旣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法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井坎皆滿因奏霽擅殺罪宋徒霽知饒州民間貨貨鉅萬翰悉取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置廬山鐵羅漢象於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祖以則盡忠所事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盡赦拒命之人勿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數日比至已無噍類矣當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形者言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

西南果城之脇云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常爲盜被獲州郡繫械入獄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爲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成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遂往與官軍戰殺傷無數衆皆勇之乃歸附金陵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侯後主時遷吉州刺史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爲袁州刺史茂忠本名徹或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得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蒞洗乃

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州里慶之呼爲小劉僕射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牙歷袁州刺史金陵旣破令堅與茂忠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逾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茂忠微時常有所持鋸將欲鬪戰必宿而鳴卽至

殺戮乃與潭帥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
脇殆百餘輩因敗其膊時遇陰霾卽加痛楚至入宋後疾
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周宏祚舒州宿松人父本仕吳爲德勝軍節度使宏祚其
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周宗輩率諸臣勸進本時已老
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宏祚爲門戶計代署名上表保
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師大舉南侵陷舒州是時泰斬光
諸州文武相繼奔降宏祚獨慷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比之
嵇紹死晉焉

李延鄒鄱陽人元宗時官濠州錄事參軍會周師大舉南

侵攻城甚急團練使郭廷謂謀送欵令延鄒草降表延鄒
責以忠孝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
兵脅之延鄒投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爲叛臣作
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良久召見其子命以官

鍾蒨字德林隨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敦行綽有時譽起家
藩府從事與徐鉉徐鍇兄弟游累登臺郎遷集賢殿學士
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
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
學士宋師入金陵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蒨工
詩有賦山別知己與新鴻諸篇盛稱於世

高彥不知其家世或云女媧氏之後去女爲姓也後主時官池州刺史已而入爲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款迎降彥獨與馬承信承俊率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

廖澄順昌人少負異才僞梁開元二年舉進士迺遭不順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寺評事宋曹彬圍金陵急校書郎林特勸澄同降澄歎曰吾久仕唐君臣之義何可廢也乃豫以身後事勸蒼頭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而死

朱令贇廬州舒城人大將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軍中號爲朱深眼積功遷至鎮南軍節度使宋師圍金陵後主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

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餉柰何乃檄南部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權都虞侯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筏長百餘丈大檻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楫艱阻而宋師密樹長木於州渚間若帆檣狀令贇疑有伏不卽進比至虎蹲州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贇創巨舟實葭葦沃之以膏名曰火油機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投火死糧米戈甲

皆焚無孑遺煙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

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褰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徙金陵元清趨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汴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以變直折閱爲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爲定制又常隨宜科率民甚便之歲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轉運入金陵國用賴以少濟南都失守以故官起入汴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姓

因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及頸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趙仁澤仕元宗爲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見吳越國主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今王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其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辯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珠貝茶藥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怒其無信誓死報國事數面

謂契丹主契丹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其地
述曰彥卿以孤城拒敵舍命不渝可與劉仁瞻爭烈乃昭
業等為其副守并力同死尤難能也雄之父子喪元則之
全家殉難令堅之誓死守節皆可謂忠臣獨怪夫劉茂忠
與令堅相約同死而不保其終耳宏祚延鄒舊彥令贊皆
能以一死報國元清亦不懷二心事君仁澤不懾服於強
藩處常不辱命於絕域皆所謂奮不顧身可感也已

續唐書卷五十四終

續唐書卷五十五

海昌陳鱣誤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同光中擢進士第
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
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南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
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校書郎出為滁和常
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不次擢用熙載在京洛
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秘
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雋未更

續通志卷五十五
一
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邱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其在今時乎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置軍法齊邱爲之請止削官爵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又數言齊邱黨與必基禍亂

熙載不能飲齊邱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除中書舍人周據中原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邪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竟構兵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至數十縱其出

與客雜居物議闕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
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
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秘書監俄復故官欲
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
官中多所裨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
後主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潘佑對
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
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墓側著格言及
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爲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鍇

生四歲而孤母方教其兄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
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
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
省出鍇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
宴駕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
義挾嫌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
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爲巡
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
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
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

事與兄鉉俱近侍號二徐初錯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
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
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甚不若稍遲之
錯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錯作錯大喜乃起
謝曰丞相之言故錯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
爲數闕歌換中書舍人乎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
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錯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
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
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書卷
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每指其家

語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錯力居
多後主常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
宋李穆來使見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
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錯曰有
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
時國勢日削錯憂憤鬱鬱成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
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文著說
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韻譜十卷歷代年譜二卷方輿
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
數百卷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鎮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次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爲蘄州司士參軍就遷軍士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銓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温麗元宗以爲稱職

眷待與一二徐等不徒官者累年後主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以疾卒年六十一諡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世嘆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譔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戍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譔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尙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

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二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蒯鰲宣城人善屬文江南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卒不能自振鰲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得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尙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鰲亦心許之未及子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鰲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至後主末仕歸宋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郭昭慶廬陵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坐宋齊邱黨免官卒昭慶博學善著作常擬九經著唐春秋三十卷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爲左右所沮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書言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授揚子尉辭不受歸里邑令修謁通問昭慶不與之見令

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時後主嗣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抵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略擢著作郎時方奉事於宋凡歲慶賀貢方物賤表及朝廷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昭慶與徐鉉錯兄弟不相能錯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詬而擲之會客將李師義本與昭慶爲鄰而與錯故姻婭也師義召昭慶飲置鴆於酒毒之明日昭慶晨起造朝暴卒昭慶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惟唐春秋爲鉉錯所匿不得見

伍喬廬江人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居廬山國學苦節自勵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嘆一夕見人掌白牖隙入署讀易二字忽不見喬大歎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越數年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旣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應舉進士及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鐘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座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而賞之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爲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覆考牘出喬果第一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焉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爲永式

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魯崇範廬陵人家故貧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九經子史
廣貯一室甲乙丹黃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典籍
殘缺下詔旁求於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進之
以私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
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爲皓赴闕與崇範
俱至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儉惟以月俸
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頒之親舊之貧者元宗
卽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官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觸思成
韻語一時名流屈服元宗聞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
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
爲彭澤令慕陶處士爲人已而笑曰淵明不爲五斗米折
腰吾寧久爲人役卽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起爲連州刺史
與張居詠輩爲詩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
云凝卽匡圖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
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
學盧絳蒯鼈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
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論座下肅然絳等亦

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入宋補衡山主簿秩滿致仕守嶽廟合食本官俸數年卒

述曰熙載文章爾雅氣度春容雖略於小節終無愧為名臣錯博雅宏通精深小學與兄鉉競爽而晚節克全賢於其兄遠矣越與兄子遠聯鑣克勤史職惜乎焚草無存釐精理為文自安恬退昭慶講求經濟出言有章乃鉉等匿其著作是誠何心喬嗜學而振奇崇範汲古而守廉凝工詩而知足弼持正以興教之數人者皆可謂士林之模範哉

續唐書卷五十五終

續唐書卷五十六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二十二

姚景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暝有二赤蛇蟠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為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居數年烈祖重其為人使典親兵歷制置使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為江淮重鎮供億甚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罷去常俸不給澣衣敝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於牘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僚拱手皆勵廉隅貪墨者稍知斂迹諸子為

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
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於鎮江淮人莫不惜之

陳起蘄州人性剛鯁尤惡邪說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
梅合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
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
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
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
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爲
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
佑等獲之沃以豕血佑迄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

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穉起曰此皆瀆亂人倫
不可使有遺育乃并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至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主
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十餘
都城建塔創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爲僧所供養逾萬人
悉取於縣官不計耗竭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有二臣極
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
捨身爲佛奴屈膝爲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
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散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
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

書郎而其言卒不用

周彬永川人杜門讀書不事生產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致豐羨而獨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邪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往依之禪代後制度草創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優渥俄告歸以其所得金玉繒幣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竟孰愈彬素爲鄉里所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俚孔子爲東家某況庸人乎置不問久之歷大理司直出宰本縣累遷尙書郎卒於官

胡元龜世爲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障間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賂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爲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徐某家爲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用欲以詞賦窘元龜元龜裂箋據案爲回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薦於宋齊邱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侯張巒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第登堂拜母盤桓信宿其爲巒所重如此俄授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

出鎮撫州而元龜朔望起居有慢色又常廷辱王府公侯
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娶訟者婦免官徙廣陵久之會赦求
敘理不報遂撰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惡之賜鴆卒時年
才四十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爲池
州刺史仁傑適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薦於朝
仁傑乃易儒服至金陵會朝貴宴飲昇元閣仁傑造席和
登閣詩一座大驚後主聞其名召見徧問風土民俗仁傑
對答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授鄂州文
學補溧陽主簿仁傑素性清儉力矯浮華門無私謁己而

出吉州括量屯田視肥磽以爲高下人多允服仁傑雖一
行作吏而吟哦終日會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常以詩召
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
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陳保極永春人登天成二年進士仕南唐爲大理評事充
武義軍節度掌書記尙書左司員外郎其誥詞含華葆光
吐蛇握鳳與弟元亮同官於朝俱以才學名後主稱爲二
英

張惟彬西昌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誦一經中童子科有能
文之名及長授蘄州黃梅尉未幾改武昌崇陽主簿俱著

循績復入選除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惟彬憂時感疾而卒

鍾離瑾合肥人保大中爲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瑾女將出嫁適置一媵婢偶使執箕帚治地至堂皇之窪處忽泣然淚下瑾見之詰其故婢曰幼時妾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妾戲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瑾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前父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賣爲婢瑾遽呼牙僧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瑾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貲裝先求壻以歸此女更俟闋歲別辦

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荅書曰昔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爲人慷慨尙義常羈旅宜欽聞蜀舍生呻吟聲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今我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日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經紀其喪事畢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死者有父母自內出驚問狀感規之義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誠長

者云規子逃事後主為監察御史

述曰古之稱循吏者莫貴乎廉若景之儉以養廉可以化民成俗矣起懲治妖言煥抵排佛法彬疏陳得失元龜才傲王侯仁傑居官清白保極惟彬弟兄濟美瑾之嫁婢先女規之仗義還金皆古道照人千秋勝事故連類而及之云

續唐書卷五十六終

續唐書卷五十七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二十三

史虛白字畏名北海人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弈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眾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不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

我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爲校書郎署州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割江北地行成虛白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江島以俱閒魚鳥無知尙浮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次蠡澤虛白鶴

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常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別賜御醞數尊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設一卷言江南事頗詳又文集一卷宋仁宗時追號冲靖先生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浪迹衡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精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與元宗遊俄乞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無拜厚賜粟帛以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先歲營別業於鍾山有古柏爲雷擊成四片彬曰此天所以賜吾也亟命工治爲櫬其子不敢違又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舉棺就之廣袤中度彬有過金陵送客都門二詩盛稱於世次子庭瑞有道術人呼爲沈道者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跣行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後不知所終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學詩於陳貺精思不倦或至浹日不盥長於五字律詩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薦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洞作詩署於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變後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

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懟語未幾卒有遺集行世同時夏寶松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好學不能自給每爲諸生曲講得錢卽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微哂而已自後游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常宿於酒家醉甚誤坐爐炭翼日尻痛疑爲所笞撻訊之乃知其故又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曠日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毋撓余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

載惟空山一夕卒同時高元寂者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號爲酒禿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元寂卽日盡付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顏詡平原人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永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詞翰修飾禮度多循先業晚年一門八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爲之冠帶盡

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蘚叢遶翠微
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常以詩美
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
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鰲史館孫
伯純各爲詩文以述其幽隱詔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
嘗面責手書韋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亦未
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詔評
之詔償以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至金陵將見烈
祖自度與宋齊邱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常曰世豈無麟鳳
國家自遺之耳陶博物通天文保大末有星孛于參芒指
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
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僞
爲賣鮓至門陶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灣矣
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旣至南都
殿前得殘獸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曰是夜乃貪
狼星直日故耳元宗歎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
遂絕意仕進偕其妻采藥西山日餌之二子小字祖棻或
問其優劣荅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已而變姓名去不知
所終宋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丫髻被褐與老嫗賣藥得

續唐書卷五十七
錢則沽酒市鮓相飲唱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
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
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陳況閩人性夷淡孤貧力學隱於廬山幾四十年慶弔人
事都未暫往衣食之絕不以動心有季父時賴其資給苦
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
名以幣帛往徵況入見幘巾條帶布素鹿裘進止閒雅有
度時方祔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
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綢縑衣三十事卿其領之況獻
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曹掾固辭乃賜粟

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陳曙蜀人常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寓居蘄州山中鄉人
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於是人多設
虛坐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
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有乘其出往
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改烈祖聞而召之
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元宗復
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終不肯起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
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未幾淮上興兵人以爲預知也
後徙居鄂渚邑人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徧體發

汗焉

陳袞江州德安人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
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有彭李者世爲其傭父久喪明常聞袞子弟言舜至孝舐瞽瞍目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其感人有如此昇元初州以聞元宗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尙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述曰昔范蔚宗作後漢書有逸民傳虛白諸人其殆古逸民之流歟彼蓋有慨於國之將亡而絕人逃世其意何嘗忘天下哉陳袞爲京之後馬陸二書及徐鉉集皆作陳袞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京繼從子袞爲後袞仕鹽官令生灌灌生伯宣伯黨伯宣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然則袞固京子京爲元和中人袞合鹽官當在穆宗敬宗時非南唐也宋史藝文志傳陳競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生京無子以從子袞爲嗣袞至鹽官令袞生灌灌生伯宣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僖宗時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崇子袞江州司戶云云然則是袞非褒矣崇旣爲京之後不應取遠祖之名以名其

子或因褒袞二字形近而致誤歟

續唐書卷五十七終

續唐書卷五十八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二十四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信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為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

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密副使閩王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羲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常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合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至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漳泉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

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劉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建州雖下然諸將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僞遣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遣劔州刺史陳誨副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合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誨以爲未可速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竟人其城

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爲舉酒置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初元宗詔齊王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言事舉朝駭愕而文徽以附宋齊邱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頽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常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

死人情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常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晟憤然荅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詠諧歌酒百不及君諂佞奸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爲狗馬聲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慙不能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

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日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己素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謂己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凡事奏可

而已延己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嚇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遠略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毬未嘗少止此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己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晟卽欲奉行延己方以克楚爲功乃日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

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內帑乃遣使於長沙調兵賦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己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己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交泰三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己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官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論者謂有元和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吹簫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己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耶時喪敗不支苟安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延己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延己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躡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徧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學士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歡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將自爲功請銜命宣慰召李宏義入朝旣見宏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

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
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會吳越
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海淖不可行方
布竹簣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宏
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勦
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
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
與城中夾擊延魯軍延魯敗走堅戰死諸軍大潰死者萬
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
人救之不死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

齊邱以常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
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遇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
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鉉上疏論其多罪無
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
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
服而逃被執周主釋之給衣冠授給事中間江南事專對
詳明留大梁累年放還爲戶部尙書周淮南節度使李重
進叛宋祖親平之元宗遣延魯如宋宋祖將乘兵鋒南渡
延魯多方遊說宋祖感悟遣延魯歸遂寢南渡之議後主
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常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

續唐書卷五十九
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如宋宋祖授以旄節留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行禮宋祖憐之遣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子五人候侃儀价伉延魯內躁競而喜言高退事常早朝集漏院歎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鉉笑荅日上於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章耳延魯默然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弈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邱薦

命覺爲之佐謂曰吾早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升爲秦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烈祖卽命覺馳往鞠之仁規惶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弄威權始此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迨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納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與李徵古皆齊邱客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召覺及徵古諷齊王景達言於元宗齊邱乃得復起益以

續唐書卷五十八
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邱獨薦覺爲宣諭使俾召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至宏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功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大敗衆潰而歸死傷無算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疏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己復助之於是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乃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元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主不許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強請必割淮南地元宗不悅覺與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撻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徧忿知見排益肆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日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方與徵古齊邱爲耐久計會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

續唐書卷五十八
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中書舍人陳喬固諫不可元宗
嘻笑而止周師益進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至鎮見周
戰艦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周
許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之
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
誅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以兵部尙書致仕鍾謨自周
還屢言覺等罪不可容覺常傳周人之語告元宗曰聞江
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
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
且言非續之罪周主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其
可殺乎謨歸具奏元宗大怒齊邱旣敗覺責授國子博士
饒州安置遣殺之削徽古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諂學揣摩尤爲宋齊邱所
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
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自天
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
和爲拓境事常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
長安日臣獨乞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
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
人者惛懦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

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誅岑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元宗從之卽以爲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與岑異而誤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元宗寘冲敏建封於死岑益無忌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爲奧援岑所得滋多肆言彥貞御兵如韓自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欺類此一日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述曰宋齊邱之黨文徽等爲最惡當時所謂五鬼者也攬權納賄排斥正人以至兵連禍結國隨以亡夫以祖宗創業之難而竟喪於五鬼之手可哀也哉

續唐書卷五十八終

